

# 致命推理

ZHIMIN  
TUILI

千年一剑 著

国内第一部  
私人侦探命案推理小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千年一剑 著

# 致命推理

ZHIMING  
TUILI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推理 / 千年一剑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17-1899-5

I.致... II.千... III.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606 号

---

## 致命推理

---

作 者 千年一剑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mailto: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70 1/16  
印 张 17.5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7-5317-1899-5/I·1756

---

## 目 录

**第一章** 欧阳丽蓉在被害一小时前当着古铖的面穿了一条粉红色内裤,在遇害现场的照片上却奇怪地变成了白的。仅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要实施暴力强奸、移尸荒野等犯罪行为,这显然不太可能。是否案子后面另有隐情呢?作为某调查公司侦探的古铖越想疑点越多,但他所掌握的这一重要情节却又不能声张,因为一旦对警方透露,那么他不可避免地将被视为此案的另一“重要疑犯”…… 001

**第二章** 古铖从欧阳丽蓉生前与外界的电话往来上开始着手调查,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在他面前并令他十分吃惊。当弄清楚暴病而亡的那名“凶犯”的生活背景后,古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同欧阳丽蓉所生活的社会圈子相联系。就在案子越发扑朔迷离的同时,古铖的调查行为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严瑞琪局长严肃地告诫他:不该插手的别乱插手…… 014

**第三章** 严瑞琪通过对古铖的警告向他透露出某种信息,虽没有直接点破,但已足以使古铖的心里清晰明了。就在他准备放弃对欧阳丽蓉命案的进一步调查时,吴耀祖的一个电话让他再一次深陷了进来。古铖根据案发当天被盗拍的照片线索进行追查,一个做“鸭子”的人进入到视线里,想不到的是,由于这个人的出现,这池“水”被越搅越浑了…… 033

## 第四章

古钺很为从小“鸭子”那里获得的重大线索惊喜，正准备从这里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时候，小“鸭子”却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他把视线锁定在对“宝马”车的追查上，一个对弄清欧阳丽蓉命案真相十分关键的重要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与此同时，他在此案中的种种嫌疑也被有关人等注意到，公安局不得不布置对他的侦察和抓捕…… 053

## 第五章

案件的头绪越来越纷杂，古钺欲借助李娅的合法身份从正面寻求突破，但李娅这条可资利用的“合法”渠道却突然因故消失。古钺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追查，对公安机关已把他视为此案的重要“疑凶”一事全然不知。同样被警方视为“重要嫌疑人”的吴耀祖急于洗刷自己，无奈而向古钺求助，古钺在对欧阳丽蓉生前遗物的接触中意外发现了更为重要的命案线索，正激动不已，刘一平率刑警将他们包围在了欧阳丽蓉的时代潮经纪公司…… 071

## 第六章

刘一平对古钺说：我不想给你戴铐子，请配合一下。古钺不想为欧阳丽蓉命案的复杂性所误，照准刘一平的太阳穴猛击一拳，刘一平昏迷在了警车内。战战兢兢的逃亡生活中，古钺继续着对案件的艰难调查。为了创造对“宝马”车进行技术勘察的条件，古钺有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不料，此后竟出现了一种使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的结论…… 093

**第七章** 山重水复、迷雾重重，困顿中的古钺借酒消愁，故意把自己灌得大醉，似睡非睡间好像被欧阳丽蓉带到了江南的某个小村……古钺猛不丁被惊醒，顿感面前豁然开朗，他迅速南下，辗转来到了欧阳丽蓉的家乡。正当他循着欧阳丽蓉的生活轨迹一步步接近命案真相的时候，意外遭到几个蒙面人的暴力绑架，并被气急败坏地推入了事先掘好的大土坑中…… **117**

**第八章** 古钺死里逃生，终于看到了面前的严峻问题：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两股不明势力，一股在欲擒故纵，一股欲置他死地。他不得不做好最坏的准备。就在这时候，严瑞琪之女极意外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使得事情愈加错综复杂。古钺急欲脱身却终不能成，只有想办法让严小娜醉酒而睡。想不到的是，由于他的这一故意，居然导致严小娜惨遭不幸，而他自己也面临公安机关的全国通缉…… **141**

**第九章** 严小娜意外遇害，紧接着其遗体又意外失踪，警方依据客房内所遗线索将“疑凶”锁定为古钺。北上沈阳的古钺对此毫不知情，当他正陶醉在找到小“鸭子”的兴奋中的时候，忽然在网上大为惊讶地发现了对他的通缉令，这使得他的调查活动愈加被动。古钺赶紧同严瑞琪取得联系，而严瑞琪在悲愤之余居然毫不通融，再找刘一平求助时，刘一平突然下落不明…… **171**



## 第十章 形势万分危急，古钺不敢在沈阳多做停留，将小“鸭子”

和他女友安排妥当，悄悄潜回N城。由于行动受限，古钺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破解欧阳丽蓉命案的某些重大谜团。当他在极度危险中出现在关山面前的时候，失踪多日的刘一平突然于此现身，并向他举起了黑洞洞的枪口。关山道：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今天恰好又是我儿子5周年忌日，你他妈的必须受死…… ①②③

## 第十一章 古钺身陷魔窟，似乎已必死无疑，他原以为欧阳丽蓉

命案到这儿也就破解了谜底，没想到还另有一番扑朔迷离。就在他准备昂首赴死之际，警方在武警配合下包围了这里。古钺在混乱中再次被解救，一直隐藏在幕后的某个人物终于走到了前台，不想，其所有行为竟与欧阳丽蓉之死毫无关系。困惑中的古钺百思不解，这时，自杀未遂的刘一平透露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④⑤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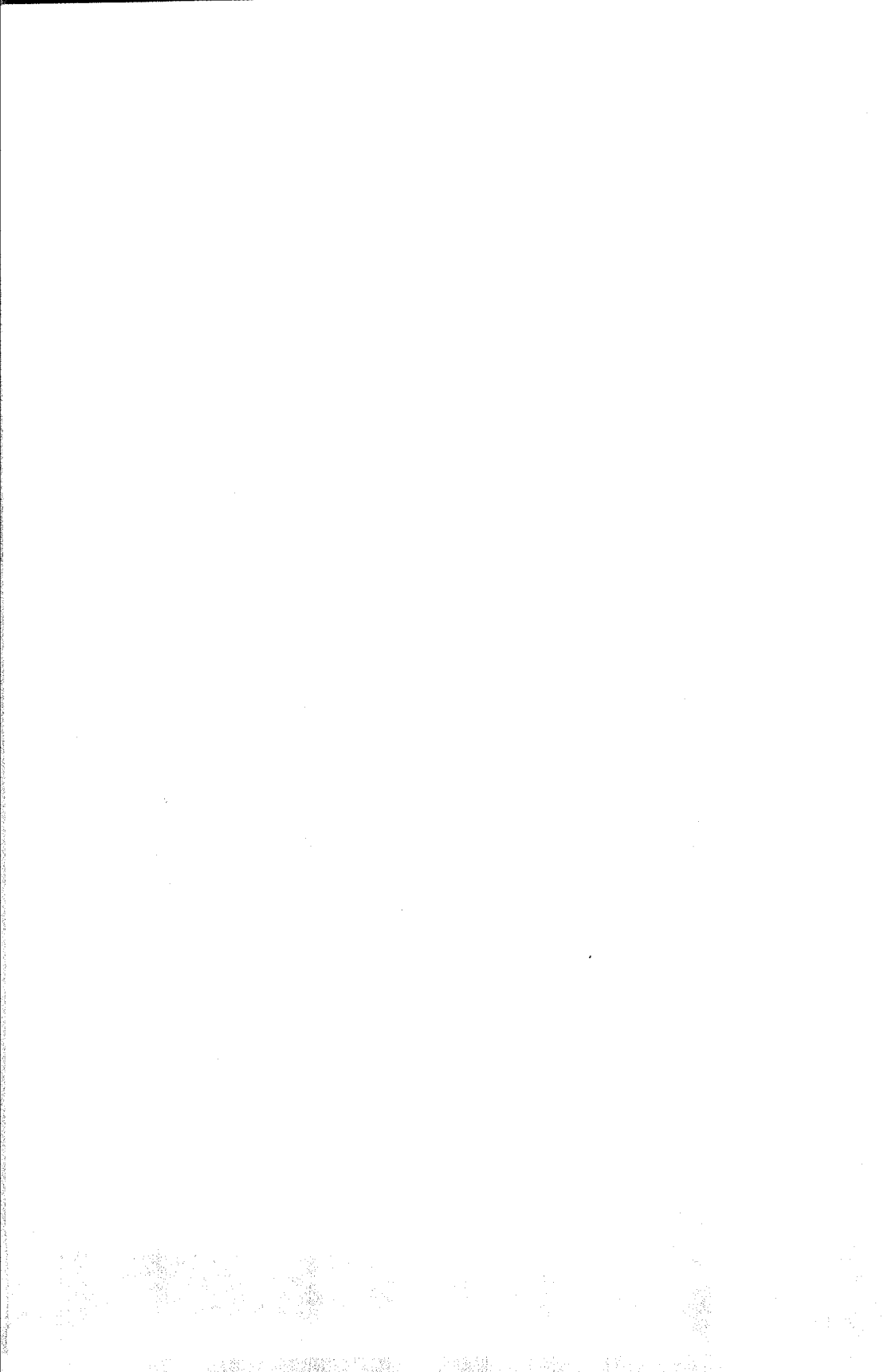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扑朔迷离的欧阳丽蓉命案终于有了真相大白的结局，

一直隐藏在幕后的真凶被古钺一步步率领到了前台，在所有人都为此大松一口气的同时，严小娜的生死不明依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夜晚的寂静中，古钺的神思随欧阳丽蓉飘游而去，蹂躏过几十个寒来暑往，耳边居然清晰地飘来《大悲咒》的梵唱…… ⑦⑧⑨

# 第一章

欧阳丽蓉在被害  
一小时前当着古钺的  
面穿了一条粉红色内  
裤，在遇害现场的照片  
上却奇怪地变成了白的。  
仅仅一个多小时时间，  
要实施暴力强奸、  
移尸荒野等犯罪行为，  
这显然不太可能。是否  
案子后面另有隐情呢？  
作为某调查公司侦探  
的古钺越想疑点越多，  
但他所掌握的这一重  
要情节却又不能声张，  
因为一旦对警方透露，  
那么他不可避免地将  
被视为此案的另一  
“重要疑犯”。





古钺对欧阳丽蓉命案的疑问，首先产生在半月前那次与刘一平的对酒闲聊中。担任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刘一平主持了对欧阳丽蓉命案的全程侦破，因为欧阳丽蓉的社会关系复杂，凡三教九流等均或多或少有些过往，他原以为此案会十分棘手，想不到的是，仅仅三天，专案组就根据命案所遗线索将凶犯缉拿归案，而且凶犯在审讯中态度十分配合，问一答十地对作案过程供认不讳。从事刑侦工作已十五年的刘一平过去在办理同类案件时似乎从未有过如此顺利，那天喷着满嘴酒气，一边鄙夷地嘲笑着凶犯的愚蠢，一边不无自得地大夸自己运好命顺。就在闲侃到这里的时候，刘一平忽然说出了一个他对此案的迷惑。

刘一平说：“这案子有一点也真他妈的怪，那家伙的精液流到欧阳丽蓉的内裤上，但法医在对尸体进行检查时，却没发现她那里有精液留存，而且她本人也没有任何分泌物。一个强奸犯在发泄兽欲的最后，你说他会选择体外排精吗？再说，根据女人的正常生理反应而言，只要有性行为，那儿就总该多少都有些分泌物才对……开始我以为是在死后行奸，可偏偏不是。”

古钺听到这儿，心里马上一怔，正想多问点什么，刘一平在接了个电话后却匆匆辞别而去。此后，古钺开始噩梦不断，经常在夜里被欧阳丽蓉惊醒。梦里的欧阳丽蓉一身整洁，高雅的气质中依然透着成熟女人所特有的那种丰腴性感与风骚风韵，令古钺不明白的是，梦里的欧阳丽蓉每次都好像在特别急切地召唤他，又好像欲言又止似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当在李娅偷带出来的卷宗中看到那条内裤的照片的时候，古钺的脑袋“嗡”的一下胀



大开来。

古钺清楚地记得，在欧阳丽蓉遇害的那天下午，她约他在东方大酒店的417房间见面。欧阳丽蓉冲完澡，正想与他亲热一番的时候接了个电话，然后露出一副非常焦急的神色，边穿衣服边向他道歉，说有点事，她必须赶紧去处理一下。古钺问：什么事，怎么这么着急？欧阳丽蓉说，说了你也帮不上忙，以后再说。

当时，欧阳丽蓉穿了一条粉红色内裤，因为当着他的面在穿，所以他看得很真切。然而，在凶案现场所拍的照片上，这条内裤的颜色却奇怪地成了白的。根据卷宗中记录的欧阳丽蓉的死亡时间来看，欧阳丽蓉死在与他分开的一小时后。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匆忙而去的欧阳丽蓉经历了什么事儿非要再次故意更换内裤？再说，案犯实施完整个犯罪情节，再到最后在荒野抛尸的整个过程也远非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完成，很显然，归案的凶犯这是在替人受过，这条白色的内裤应该在案发前就已被人准备好，并为转移警方视线有意在提供和指示侦察线索。

欧阳丽蓉在遇害前的那天下午究竟遇到了什么事？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欧阳丽蓉究竟因何而死？是谁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封欧阳丽蓉的口？假如归案的这个人确实在替人受过的话，那么躲在暗处的真凶究竟是谁？归案的这个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来代他人认罪？

古钺把李娅偷带回来的整本案卷中的文字材料和现场照片或复印或扫描，一页不少地留了底儿，这些天来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就觉得蹊跷多了几分，这使他不由自主地陷了进来，弄得心里好像被压上了一块石头，总是一副愁眉不展。

李娅见他这副模样曾不满地嘟囔说：“你说你这是何苦？对我都没见你这么用心过！”

李娅的话很有弦外之音，而且隐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这种凶杀之类的刑事大案，刑警们利用种种便利条件来进行职业侦

破尚很费周折,现在凭你个体户的身份岂不更加困难?其二,李娅听古钺说过他与欧阳丽蓉之间的关系,尽管其人已死,但对他非插手调查老情人的死因还是深有醋意。

客观地说,李娅话里的第一层意思也不是没有道理。古钺现在的身份毕竟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虽然自己注册了一家调查公司,不过涉足刑事方面的事情终究不被政策允许,就这样偷偷摸摸、手脚受缚地想把欧阳丽蓉的命案搞清,其难度可想而知。

曾经十几年的刑警生涯所形成的职业习惯,使古钺养成了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不信邪性格,欧阳丽蓉命案中的疑点刺激了他神经中枢的兴奋点,他决定非把欧阳丽蓉的死因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过,他所怀疑的这些又不能对警方去说,因为一旦透露出内裤颜色这一情节,他必然就会被视为此案的另一“重要疑犯”,至少也会被当作重要的调查对象之一。

古钺与欧阳丽蓉之间的关系很戏剧化,本来受她老公委托调查她的男女私情的,不成想却被她拖到了床上。时年36岁的欧阳丽蓉说不上十分漂亮,但气质却十分优雅,颇具风韵。古钺在与她上床前曾一直以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男人为她着迷全因了这点,等初试云雨后才发现这女人使男人迷恋的,其实远远不只在表层这里。欧阳丽蓉的床上功夫非常之好,很懂爱抚技巧,多以男人的快乐为快乐,极有牺牲与奉献精神,不但完全投入积极迎合,而且常常处在主动位置上,常死去活来地把男人带到波涛汹涌中颠簸起落,并从中带给男人一种无可替代的感官愉悦。在以往的生活中,同古钺有过性事的女人也有过几个,但在所给予他的愉悦程度上却从没有谁能够超过欧阳丽蓉。自从与这女人有了第一次后,古钺对欧阳丽蓉也开始着了魔,欧阳丽蓉所释放出的原始激情,唤醒了他沉睡在道德意识下那种压抑并积蓄在体内的野性,使他有时成了一只贪腥的猫儿,一想起她就有一种“吃”不够的感觉。只是这女人一直忙碌在官场、生意

场,甚至是“黑道”上,与古钺认识了将近三年,其实同他做爱并没有几次。而今,这个女人将永远成为记忆了,想想她所给予的温柔,看看她死时的惨状,古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凶犯产生了一股咬牙切齿的憎恨。

凶案现场照片上的欧阳丽蓉衣装凌乱地躺在一堆乱石中,头枕一片粘稠的血污,长发乱糟糟地遮盖了半张脸,裤子松垮垮地褪在腰间,上衣被解开了纽扣,胸罩被拉到了脖子下面,一对浑圆又坚挺的乳房白晃晃的显得特别刺眼。

依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和照片的局部特写来看,欧阳丽蓉被钝器猛烈击打后导致了她的瞬间死亡,其左脑处出现了一个鸡蛋大的凹口。在审讯笔录中,凶犯对此供认不讳,说,他在行奸后担心欧阳丽蓉报案,索性把心一横,顺手捡起块石头,趁欧阳丽蓉起身时在她身后发力,猛地砸到了她的头上。

古钺不只一次地在脑海里编织凶犯施暴时的情景,越想越觉得凶犯的口供不足为信。

在人的行为习惯上,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在起身后首先去做的,应该是带着一种痛苦和羞辱的心情马上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如果真像凶犯所供认的那样,他是在欧阳丽蓉起身后才实施了置她于死地的暴行,欧阳丽蓉的装束就不应该如此凌乱不整,至少会随着她站起身子,那件被拉到颈下的乳罩应该自然垂落回胸前。还有一点,凶犯当时果真站在欧阳丽蓉身后的话,他为什么不砸她后脑而是砸左脑?身后出手,重击后脑是为正常,也最有力量,弃后脑而选择左脑,充其量也只能是“拍”。“拍”与“砸”的着力后果肯定不尽相同,凶犯既然铁了心要杀人灭口,因何在具体行为上这样违反常规?再者,欧阳丽蓉真要是因受钝器猛击而致瞬间死亡,那么她就应该前扑倒地,而不是身体后仰。

案子的结论太过轻率,案情的描述也太过简单。

古钺想,凶犯的口供很经不住推敲,稍微用心分析一下就会

金  
石  
刊  
印  
107

看到其中的破绽,以他对市局刑警队的了解而言,里面不缺乏凡事较真的人,由于这些破绽都很浅显,实在不该就这样匆匆结案。这起凶杀案的真相和案子背后的隐情,只要顺着认罪凶犯这条线索去追,侦破工作也不见得就有多困难。凶犯实施杀人行为中的疑点太多,毋庸讳言,将要被提起公诉的这个人,是获知整个案子真相的一个关键。

古钺决定先同这个被抓的人见一面。由于凶犯被押在看守所,以他现在的身份很不方便,便请刘一平帮忙。

刘一平说:“案子已移送检察院了,这几天大概就要提起公诉,我去也不方便啊。你认识这家伙?干嘛非见他?”

古钺不便把真实想法告诉刘一平,编个理由道:“正因为不认识,所以才想见一见嘛。欧阳丽蓉这一死,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总做噩梦。帮个忙,带我见见杀她的这家伙。”

刘一平知道古钺与欧阳丽蓉的事,打趣道:“操,明白了,你这是为情驱使啊。欧阳丽蓉还真没白陪你睡,有你这么惦念她,她的在天之灵也该心慰了。不过,咱先说好,办法我想,见了这家伙你可别揍人家,不然,弄出点伤啊血的不好交待。”

古钺说:“我保证,不会,我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就走。”

刘一平答应下来。过了两天,找了个提审其他案犯的机会,刘一平通知古钺赶到看守所。可是,一件使古钺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在这一天发生了。

依山傍水的N市,两千多年前即已是当时的重要城镇之一,自元朝设省后,一直作为本省省会。N市北临黄河,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南部群山绵延,涧水缓流,不但具有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拥有丰厚的古佛教文化遗迹,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这里已被开发建设成供人们消闲度假的“世外桃源”。

看守所坐落于城南十公里处的一片山坳中，在给人的感觉上与山坳外的环境极不协调。这里在群山环抱中到处断崖峭壁，只有一条双车道的盘山公路曲折蜿蜒地与外界相通，由于此处山的地质构造多为石灰岩形成，四周绝少绿色植被，光秃秃的很显荒凉和寂寥。巨大的环境差异，仿佛昭示着被圈在高墙电网内的男女们的命运写意，刚刚还是风光旖旎，忽然之间景色全无，不管愿不愿意，只能被动地面对苍凉空旷的谷底。

古钺接了刘一平的电话，驱车往看守所疾驰。就在马上要到的时候，迎面驶来一辆闪灯鸣笛的救护车。古钺光顾琢磨如何在押人身上找线索了，注意力不够，在两车即要交汇的当口才猛然发现，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把方向盘往旁一打，使劲踩住了刹车。

救护车几乎是擦着他的车身“嗖”地驶过。

“你他妈的会不会开车？耳聋还是眼瞎，看不见灯听不见响啊？妈的，找死！”

救护车后跟着辆警车，穿制服的司机好像看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在驶过古钺的车子时从摇下玻璃的车窗里吼了一声。

“我没注意到你们，你们也没注意到我吗？奶奶的！”古钺在心里愤愤地骂了一句。

古钺的额上沁出几颗汗珠，心“咚咚咚”地狂跳不止。

他的车子在盘山路上靠外行驶，刚才如果不是处理及时，只要被救护车多少擦上点劲儿，那么他很可能就被顶下悬崖；如果他把方向盘的角度再打得稍大一点，那么他同样会坠崖而下，好险！

平静了平静，古钺心有余悸地继续驱车前行，再不敢七想八想分散注意力。

临近看守所大门，古钺远远地看到刘一平正在那里等他。

古钺加了加油门，径直朝刘一平驶过去。

停车。下车。

古钺正想对刘一平讲一讲路上所遭遇的惊险，刘一平却先开了口。

“我操，让你白跑了一趟。”

“怎么回事？”古钺疑惑地问。

刘一平道：“你刚才在山路上没遇到救护车啊，他可能死了。”

“谁可能死了？”古钺越发疑惑，“你是说——”

“对，就是他，你要见的凶手。”

古钺心里“咯噔”一下。凶杀案的在押犯人死在了看守所，有过十余年从警经历的古钺还是第一次碰到。原本就意识到欧阳丽蓉命案不会是“奸杀”这样简单，这下子更坚定了古钺的判断：这案子必有更为复杂的背景。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古钺既意外又吃惊地用眼睛盯着刘一平。

“听医生说，是心肌梗死吧。”刘一平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在你快到的时候我才听说，好像抬上救护车时人已没了脉搏，不知能不能抢救过来。”

“怎么会这样呢……”古钺皱眉自语。

这名人犯是获知欧阳丽蓉命案真相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一条线索，不成想尚未开始利用，就这样说断就断了，古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遗憾。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古钺很希望凶犯能被抢救过来，假如真就这样死了，那么后面的调查将更为棘手。因为凶犯死亡即告案子终结，他想继续调查下去的话，就只有首先去查明凶犯的死因，这样才能重新获得有关欧阳丽蓉命案的新的侦破线索。要是凶犯死于疾病外的什么原因，那么是谁要再一次杀人灭口？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把他





杀死在看守所内？

凶犯死在羁押期间，不管什么原因，根据常规而言，有关部门必然很为忌言，也就是说，他将很难得到别人的配合；如果在欧阳丽蓉命案后面真有某种势力存在，他的介入就会使自己凶多吉少，甚至会有生命之虞。

话又说回来，倘若凶犯果真是暴病而亡，他在此前所作出的种种假想，至少已不能在这家伙口中得到核验。

古钺凝眉苦思。

“你想什么呢？”刘一平见古钺茫然发呆，当胸插他一拳，“一命偿一命，这家伙真死了的话也算死得其所，就是他妈的有点便宜了他，让他死得太痛快。”

古钺回过神来，喃喃地道：“谁说不是呢……不该让他死的，但愿能把他抢救过来。”

古钺很不愿意凶犯就这样死去，但关于这家伙确实已经死亡的消息，在这一天晚上他还是在李娅口中得到了证实。李娅说，他们在接到公安局的报告匆忙赶到医院的时候，这家伙早已陈尸太平间。他们在法医那里了解到，人被送到医院前即已死亡，具体死亡时间应在送来医院的路上，只是在进行了病理解剖后获悉，其死因并不在心肌梗死，而是这家伙早就患有肝癌，在被抓时就处在无法医治的后期。

古钺闻此消息不由得一愣，本来就怀疑这家伙是在替人顶罪，这下子使他的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且愈发明晰：一个病人膏肓的人将不久于人世，恰好被真凶获知并加以利用，在向他支付出一笔金钱，承诺了什么条件后，使这家伙觉得十分划算，临死还捡回好事，从而甘愿代人赴死；或者这家伙与真凶原本就是同伙，知道自己反正都是一死，就索性做回好汉，以“慷慨赴